

讀「燕巢泥」

黃 海

兼談短篇小說創作的盛衰與寫作態度

大約五、六年前，有一次和符兆祥在一起，他說的話給我很深的印象：「我想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少壯派作家都到哪裏去了？』」言下之意是，民國五十年代初期曾經盛極一時的短篇小說創作，到了這時已成強弩之末，許多作家都已偃旗息鼓，正如「隱地看小說」的作者所說：「這些作者，有的已經改行，有的作了文壇逃兵，有的在國外讀書、或做事、或流浪，有的音訊杳然，有的還在默默耕耘，有的變成了明星與運動家，有的已經死去……」隱地說這段話時，還是五十六年的時候。

跨進六十年代以後，短篇小說的創作，更見低落，鄭明嫻在她主編的「六十年短篇小說選」，一針見血的指出：「從民國五十五年以後，小說就逐漸走下坡，到了現在，有人笑說，低潮已經到山谷底去了。」我自己是在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之間寫作最多的短篇小說，過此則多寫方塊短評、雜文和科學小說，因此讀來頗有戚戚焉。

最近一年，短篇小說似乎有起色的跡象，中國時報的小說大展和聯合報的十萬元徵文，使得短篇小說就要從谷底往上爬升了。成竹最近由浩瀚出版社出版的「燕巢泥」短篇小說集，正是收集了他自五十六年——只有一篇，其餘為五十九年至六十四年之間的十四篇發表在各大報紙副刊的作品，換句話說，正是國內短篇小說創作「谷底時期」的作品，為這個黯淡的階段，煥發了

光芒。

我不是評論家，沒有資格來作評，但是對於作者的背景和寫作態度，却是我所熟悉的，我又是身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創作高潮與低潮的作者，更樂於見到文壇有再起的高潮，有潛力的後起之秀，我覺得我有義務來介紹這本書和作者。

「燕巢泥」的作者陳成竹，今年才剛從師大夜間部國文系畢業，和我同校不同班，他是三十五年次，年齡與我相近，但高我三班，他寫作起步雖遲，作品雖少，寫作態度却極端的嚴肅認真，他一絲不苟、慢工琢磨的精神，使我感佩而自嘆不如，一篇稿子不厭其煩的改了

又改，重寫又重寫，通常要三、四遍以上才算定稿，這對於我說來，簡直不可思議，當我們相識而互相談起寫作經驗時，他給了我很大的啓示。或許是彼此寫作習慣不一樣，過去我的稿子很少寫三遍的，由於生活所迫，我必須訓練自己成爲一個「職業性」的寫稿人，投稿就像職業籃球選手，求快而準，不免失諸草率，粗製濫造。

成竹寫作速度非常慢，寫得很艱苦，有一次他捧了一大堆影印的稿子，說是要去申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出版補助，其中一篇影印稿還是手寫的，整整齊齊，規規矩矩，正如他形容自己寫作情形對我說：「我就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刻出來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嚴謹的寫作態度，深深感動了我。由於我停筆多年，專心向學，認識成竹以後，在我大一下的暑假，得暇重新執筆，爲文寫作，我完全改變了過去敏捷快速的寫作習慣，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或宗教，要求自己謹慎下筆，不厭再三重寫，筆跡求其工整乾淨，使編者讀起來清爽舒適。

「燕巢泥」各篇大抵是作者學校生活的體驗，發爲小說，文字確實是經過千錘百鍊，結構正如他下筆的嚴謹一般緊湊。作爲標題書名的「燕巢泥」，寫學業與愛情的困擾，寓意深遠，意境不俗，可以說是本書中最突出的一篇。「翹脊·煙囪·大瓦厝」寫光復以來的臺灣環境變遷，以登上舊城樓，感懷今昔家世之變

異滄桑，作為題材，充分發揮了短篇小說的特長，精彩犀利地橫截了一個時代面。它是一部細工雕琢的藝術精品！

正因為如此，難怪作者要在「自序」中莊重嚴肅地表白：『……懼喪斯文的十四篇文字，分列在每一壇聖焰的遺址上呼喊著：「我證明——『成竹』焚膏繼晷的努力過！」』

成竹正在致力於東西方文化思想的融合，求其貫通，他的作品與他的寫作態度，正可以用來形容民國六十年代初期至今的作家特色：

作品少而精，寫作慢而勤。

最後，我想拿鄭明嫻的話做為本文的結束『一篇好小說，絞盡腦汁，一改再改，登出來後，沒有一絲回響，和胡亂湊成的東西，同等待遇，怎不叫有心寫作的人感慨「牛驥同皁」？甚至更糟的是，好小說被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不够水準的小說被一捧成名，使那些「懷才不遇」者大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確是今日文壇的現象，也是「燕巢泥」出版後，一直未受注意的原因。期望成竹繼續懷才努力，敲響黃鐘，一鳴驚人。

王鴻仁譯

世界名人寫給母親的信

梭羅、尼采等著

每冊40元

中華日報印行

隱地著

現代人生

一本把現代剖析得十分冷酷和赤裸，但是仍有暖呵呵熱氣的書！

每冊40元。爾雅出版社印行

張伯權譯

長夜

每冊35元

遠流出版社印行